

兗州府志

〔明〕于慎行編
明萬歷二十四年刻本

第四册



〔明〕于慎行編

明萬歷二十四年刻本

兗州府志 第四册

齊魯書社影印

兗州府志卷之二十六

郡人于慎行編

宦蹟志一

叙曰兗之置吏從其沿革尚矣名卿良牧樹述當時聲烈皎皎至今不沫史譜所傳一何炳哉是故究宣德澤以敝吏治州部之任也班布科條以率長吏守相之績也懷保小民以固邦本今長之職也奔走夙夜以奉簿書蒞吏之事也崇卑廣狹其道非一而奉公徇理繫民之恩則無弗同矣是用采而錄之以志遺愛而以舊志所述

昭代之循良績焉大賢過化事雖無徵亦並存之然

其所散佚亦已多矣嗟夫其黨勿剪陳南國之風
蒸嘗著思遺桐鄉之愛仁人之澤民所怙恃何可
譏也豈其肆於民上以從其欲如外傳所述千載
之下有交鉞矣君子於此而知長民者之不易也
作宦蹟志

春秋戰國

晏平仲

名嬰萊之夷維人也事齊景公爲東阿宰
三年毀聞於國景公不說召而免之晏子

謝曰嬰知嬰之過矣請復治阿三年而譽必聞於
國景公不忍復復使治阿三年而譽必聞於國景公說
召而賞之對曰昔者嬰之治阿也築蹊徑急門閭
之政而姦民惡之舉儉力孝弟罰偷窳而惰民惡
之決獄不避貴強而貴強惡之左右所求法則予
非法則否而左右惡之事貴人體不過禮而貴人

惡之是以三邪毀乎外二讒毀乎內三年而毀聞乎君也今臣謹更之不築蹊徑而緩門閭之政而

淫民說不舉儉力孝弟不罰偷窳而惰民說決獄阿貴羶而貴羶說左右所求言諾而左右說事貴

人體過禮而貴人說是以三邪譽乎外二讒譽乎內三年而譽聞乎君也昔者嬰之所以當誅者宜

賞今所以當賞者宜誅故不敢受景公知晏子贊迺任以國政

尹子竒

劉向新序曰昔子竒

年十八齊君使之治阿既行矣悔之使使追之未到阿及之還之已到勿還也使者及之而不還君

問其故對曰臣見所與共載者皆白首也夫以老者之智以少者決之必能治阿矣是以不還子竒

至阿鑄庫兵以作耕器魏以齊使童子治邑庫無兵僉無粟乃起兵擊之阿人父率子兄率弟以私

兵戰遂

公儀休

魯相拔葵去織不

受餽魚詳見人物

齊威王曰吾臣有檀

子者使守南城楚人不敢爲寇泗上十二諸侯皆來朝南城在今費縣

荀子

名况仕齊三爲祭酒齊人諧之適楚爲蘭陵令詳見人物

人體過禮而貴人說是以三邪譽乎外二讒譽乎

內三年而譽聞乎君也昔者嬰之所以當誅者宜

賞今所以當賞者宜誅故不敢受景公知晏子贊迺任以國政

尹子竒

劉向新序曰昔子竒

年十八齊君使之治阿既行矣悔之使使追之未

到阿及之還之已到勿還也使者及之而不還君

問其故對曰臣見所與共載者皆白首也夫以老

者之智以少者決之必能治阿矣是以不還子竒

至阿鑄庫兵以作耕器魏以齊使童子治邑庫無兵僉無粟乃起兵擊之阿人父率子兄率弟以私

兵戰遂

公儀休

魯相拔葵去織不受餽魚詳見人物

人體過禮而貴人說是以三邪譽乎外二讒譽乎

內三年而譽聞乎君也昔者嬰之所以當誅者宜

賞今所以當賞者宜誅故不敢受景公知晏子贊迺任以國政

尹子竒

劉向新序曰昔子竒

年十八齊君使之治阿既行矣悔之使使追之未

到阿及之還之已到勿還也使者及之而不還君

問其故對曰臣見所與共載者皆白首也夫以老

者之智以少者決之必能治阿矣是以不還子竒

至阿鑄庫兵以作耕器魏以齊使童子治邑庫無兵僉無粟乃起兵擊之阿人父率子兄率弟以私

兵戰遂

公儀休

魯相拔葵去織不受餽魚詳見人物

前漢

田叔

趙陘城人其先齊田氏也爲人廉直喜任俠

趙王張敖以爲郎中會趙午等謀反叔隨王

至長安事白上拜叔漢中守後數歲坐法失官梁

孝王殺漢議臣袁盎景帝召叔案梁叔還報白上

謂當勿問上大賢之以爲魯相初至官民以王取

其財物自言者百餘人叔取其渠率二十人笞怒

之曰王非汝主邪何敢自言主魯王聞之大慚發

中府錢使相償之相曰王自使人償之不尔是王

爲惡而相爲善也魯王好獵相從常入苑中王輒

休相就館相當暴坐苑外終不休曰吾王暴露獨

何爲舍王以故不大出遊數年以官卒魯

以百金祠少子仁不受曰義不傷先人名汲黯字

孺漢陽人孝景時爲太子洗馬以嚴見憚武帝即

位黯爲謁者遷榮陽令不就乃召爲中大夫以數

切諫不得久留內遷爲東海太守黯學黃老言治

官民好清靜擇丞史任之責大指而已不細苛黯

多病卧閭內不出歲餘東海太治稱之上聞召爲

主爵都尉列於九卿後坐小法免官復召爲淮陽

太守加諸侯相秩碑人也武帝時爲東海太
居淮陽十歲而卒**魯賜**守與臨淮太守孔安國膠
西內史周霸城陽內史夏寃長沙內史蘭陵繆生
膠西中尉徐偃膠東內史鄒人闕門慶忌同事申
公其治官民皆有廉節稱云

王吉

字子陽琅邪臯虞人也以郡
吏舉孝廉爲郎再遷雲陽令

舉賢良爲昌邑中尉王好游獵驅馳國中動作無
節吉上疏諫王賀雖不遵道猶知敬禮吉乃下令
褒諭其後復放縱自矜吉輒諫爭甚得輔弼之義
雖不治民國中莫不敬重焉久之昭帝崩亡嗣大
將軍霍光秉政迎昌邑王吉即奏書戒王王即位
二十餘日以行淫亂廢昌邑群臣皆坐下獄誅唯
吉與郎中令龔遂以忠直數諫正得減死髡爲城
旦後徵爲博士諫大夫時宣帝盛修宮室車服外
戚許史王氏貴寵而上任用能吏吉上疏言得失
不納遂謝病歸琅邪元帝即位遣使者徵吉吉年
老道病卒上悼之

尹翁歸

字子兄河東平陽人徙杜陵少孤與季父居爲

獄小吏時大將軍霍光秉政諸霍在平陽放縱及
翁歸爲市吏悉莫敢犯后去吏家居會田延年爲

河東太守召對竒之除補卒史徙署督郵舉廉爲
綱氏尉遷弘農都尉徵拜東海太守過辭廷尉于
定國定國家在東海欲屬託邑子兩人令坐後堂
待見定國與翁歸語終日不敢見其邑子既去定
國乃謂邑子曰此賢將汝不任事也又不可干以
私翁歸治東海明察郡中吏民賢不肖及姦邪罪
名盡知之縣縣各有記籍自聽其政有急名則少
緩之吏民小懈輒披藉縣縣收取黠吏豪民案致
其罪高至於死收取人必於秋冬課吏大會中及
出行縣不以無事時其有所取也以一警百吏民
皆服忍懼改行自新東海大豪鄒許仲孫爲姦猾
亂吏治郡中苦之二千石欲捕者輒以力執變詐
自解終莫能制翁歸至論弃仲孫市一郡怖慄莫
敢犯禁東海大治以高第入守右扶風滿歲爲真
治如在東海京師畏其威數歲病

張敞

字子高河東平陽人

以鄉有秩補太守卒史稍遷至太僕丞會昌邑王
徵即位動作不由法度敞上書諫後數日王賀廢
敞擢豫州刺史宣帝初即位廢王賀在昌邑上心
憚之徙敞爲山陽太守久之勃海膠東盜賊並起

敞上書自請治之謂山陽郡戶九萬三千口五十萬以上訖計盜賊未得者七十七人它課諸事亦畧如此不宜久處閒郡徵敞拜膠東相盜賊遂平尋詔敞守京兆抱鼓稀鳴天子嘉之爲京兆九歲坐事免起爲冀州刺史

韋弘

魯國鄒人賢之次子初爲太常永歷太山都尉終東海太守

韋玄成

字少翁魯國鄒人賢之少子少好學修父業以明經擢爲諫大夫遷大河都尉嗣父爵官至丞相

王尊

字子贛涿郡高陽人少孤歸諸詳見人物

父使牧羊澤中尊竊學問能史書年十三求爲獄小吏除補書佐署守屬監獄察廉補遼西監官長累至益州刺史博士鄭寬中使行風俗舉奏尊治狀遷爲東平相是時東平王以至親驕奢不奉法度傳相連坐及尊視事奉璽書至廷中王未及出受詔尊持璽書歸舍食已乃還致詔後謁見王太傅在前說相鼠之詩尊曰毋持布鼓過雷門王怒起入後宮尊亦直趨出就舍先是王數私出入驅馳國中與后姬家交通尊到官召敕廡長大王當從官屬鳴和鸞乃出自今有令駕小車叩頭爭之言相教不得後尊朝王王復延

請登堂尊謂王曰尊來爲相人皆弔尊也以尊不
容朝廷故見使相王耳天下皆言王勇顧但負貴
安能勇如尊乃勇耳王變色視尊意欲格殺之即
好謂尊曰願觀相君佩刀尊舉被顧謂傍侍郎前
引佩刀視王王欲誣相拔刀向王耶王情得又雅
聞尊高名大爲尊屈配酒具食相對極驩太后奏
尊爲相倨慢不臣尊竟坐免官復補軍中司馬累至東郡太守卒官
馮立字聖卿上黨潞人以
父奉世任爲郎稍遷諸曹以王舅出爲五原屬國
都尉遷五原太守徙西河上郡有惠政後遷爲東
海太守下涇病痺天子聞之徙立爲太師丹
字仲原太守更歷五郡所居有迹年老卒官
師丹字公琅琅邪東武人舉孝廉爲郎元帝末爲博士免建始中
州舉茂才復補博士出爲東平王太傅丞相翟方
進御史大夫孔光舉丹論議深博廉正守道徵入
爲光祿大夫歷少府光祿勳侍中累遷大司空封
義陽侯**蔣詡**字元卿哀帝時爲兗州刺史以廉
侯直欄王莽居攝以病免官歸鄉里
公孫闕平帝時爲琅邪太守時太后臨朝王莽秉政方
欲文飾太平使使者分行風俗采頌聲闕獨言

災害於公府大司空甄豐爲博士遷東平太傅禹以帝師見尊信薦宣經明有威重可任政事繇是入爲右扶風歷廷尉大司農光祿勳累至御史大夫轉爲大司空封長平侯會哀帝崩新都侯王莽爲大司馬秉政專權宣上書求退就國數年薨謚曰頃侯云敞字幼孺平陵人也師事同縣授尤盛弟子千餘人及章爲王莽所誅皆當禁錮不得仕宦門人盡更名他師敞時爲大司徒掾自劾吳章弟子收抱章尸歸棺斂之京師竊焉車騎將軍王舜高其志節比之欒布表奏以爲掾薦爲中郎諫大夫莽篡位王舜爲太師復薦敞可輔職以病免唐林言敞可典郡擢爲魯郡太守更始時安車徵敞爲御史大夫復免病去卒于家以上守相劉輔河間宗室也舉孝廉爲襄貢令上書言得失召見上美其才擢爲諫大夫會成帝欲立趙婕仔爲皇后輔上書極諫上使侍御史收縛輔繫掖庭獄群臣莫知其故於是中朝左將軍辛慶忌等上書申救乃徙繫輔共工獄減死罪

二等論爲鬼
薪終於家

蕭由

字子驕東海蘭陵人舉賢良爲定陶令遷太原都尉安定太守

治郡有聲多獮薦者初哀帝爲定陶王由爲庶人詳具人物令失王指頃之制書免由爲庶人詳具人物字長翁東萊人也治易爲郎至單父令長於卦筮亡章句徒以彖象繫辭十篇文言解說上下經琅邪王璜能傳

之以上今長

後漢

鮑永

字君長上黨屯留人也少有志操習歐陽尚書事後母至孝爲郡功曹更始二年徵遷尚

書僕射行大將軍事持節將兵安集河東并州朔部擊青犢大破之光武即位徵詣行在時董憲裨將屯兵於魯侵害百姓乃拜永爲魯郡太守永到擊討大破之降者數千人唯別帥彭豐虞休常等各千餘人彌將軍不肯下頃之孔子闕里無故荆棘自除從講堂至于聖門永異之謂府丞及魯令曰方今危急而闕里自開斯豈夫子欲令太守行禮助吾誅無道耶乃會人衆修鄉射之禮請豐

等共會觀視欲因之禽之豐等亦欲圖求乃持牛酒勞饗而潛挾兵器求覲之手格殺豐等禽破黨與帝嘉其畧封爲關內侯遷揚州牧遭母憂去官悉以財產與弟子建武十一年徵爲司隸校尉帝叔父趙王良尊戚貴重永以事劾良大不敬由是朝廷肅然莫不戒慎乃辟扶風鮑恢爲都官從事恢亦抗直不避彊禦帝常曰貴戚且宜歛手以避二鮑其見憚如此後大司徒韓歆坐事永固請之不得以此忤帝意出爲東海相坐度田事不實被徵諸郡守多下獄永至成臯詔書迎拜爲兗州牧便道之官視事三年病卒第五種字興先京兆長陵人倫曾孫史壽中以司徒掾清詔使冀州廉察灾害舉奏刺史二千石以下所刑免甚衆棄官奔走者數十人還以奉使稱職拜高密侯相是時徐兗二州盜賊群輩高密在二州之郊種乃大儲糧勤厲吏士賊聞皆憚之桴鼓不鳴流民歸者歲中至數千家以能換爲衛相遷兗州刺史中常侍單超兄子匡爲濟陰太守負執貪放種欲收舉未知所使會聞從事衛羽素抗厲乃召羽具告之謂曰聞公不畏

蘆禦今欲相委以重事若何對曰願庶幾於一割羽出遂馳至定陶閉門收匡賓客親吏四十餘人六七日中糾發其藏五六十萬種即奏匡并以劾超匡窘迫遣刺客刺羽種覺其姦乃收繫客具得情狀州內震慄朝廷嗟歎之單超積懷忿恨遂以事陷種竟坐徙朔方會赦出卒家李恂字叔

英安定臨涇人也少習韓詩教授諸生常數百人辟司徒桓虞府後拜侍御史持節使幽州宣布恩澤慰撫北狄所過皆圖寫山川屯田聚落百餘卷悉封奏上肅宗嘉之拜兗州刺史以清約率下常

席羊皮布被遷張掖太守有廢重名奉公不阿爲竇憲所奏免後復徵拜謁者使持節領西域副

校尉西域殷富多珍寶諸國侍子及督使賈胡數遺恂奴婢宛馬金銀香罽之屬一無所受後坐事免步歸鄉里潛居山澤結草爲廬獨與諸生織席自給時歲荒司空張敏司徒魯恭等各遣子弟饋糧悉無所受徙居新安關下捨王渙

字稚子廣漢郪人也少好俠尚

氣力數通剽輕少年晚而改節敦儒學習尚書讀律令畧舉大義舉茂才爲兗州刺史繩正部郡風

臧大行徵拜侍御史遷洛陽令以平正居身得寬
猛之宜以病卒官民思其德爲立祠安陽亭西每
祀轍弦歌而薦之

杜喬字叔榮河內林慮人也少爲諸生
郡太守轉東海相入拜侍中漢安元年以喬守光
祿大夫使徇察兗州表奏泰山太守李固政爲天
下第一陳留太守梁讓濟陰太守汜宮濟北相崔
瑗等減罪千萬以上讓即大將軍梁冀季父宮瑗
皆冀所善還拜太子太傅遷大司農建和元
年代胡廣爲太尉後爲梁冀所陷繫死獄中

張禹字伯達趙國襄國人也舉孝廉稍遷建初中拜揚
州刺史當過江行部中土民皆以江有子胥之神
難於濟涉禹厲言曰子胥如有靈知吾志在理察
枉訟豈危哉禹遂鼓楫而過歷行郡邑深幽之處
莫不畢到親錄囚徒多所明舉吏民希見使者民
懷喜悅怨德羨惡莫不自歸焉元和二年轉兗州
刺史有清平稱入爲大司農拜太
尉和帝甚禮之遷太傅錄尚書事

橋瑁字元瑞玄
爲兗州刺史甚有德威獻帝時爲東郡太守值董
卓之變瑁起兵助袁紹討董卓後劉岱惡而殺之

以上

宋漢

字仲和京兆長安人也以經行著名舉

狀

伯

茂

才

四遷

西河

太守

永建元年爲東平

相度遼將軍立名節以恩威著稱遷太僕

上病自

乞拜太中大夫卒

策曰太中大夫宋漢清修雪白

正直無邪前在方外仍繞軍實懷柔異類莫匪嘉

績戎車載戢邊人用寧予錄乃勲引登九列因病

退讓守約爾堅將受三事未尅而終朝廷愍悼怛

其愴然詩不云乎肇敏戎功用錫爾祉其令將相

大夫會葬加賜錢十萬及其

阿

在殯以全素絲羔羊之潔焉

王閻

王莽叔父平阿侯譚之子也哀

帝時爲中常侍時幸臣董賢寵愛貴盛閨屢諫忤

旨哀帝臨崩以璽綬付賢曰無妄以與人時國無

嗣主內外恆懼閨白太后請奪之即帶劍至宣德

後闔舉手叱賢曰宮車晏駕國嗣未立公受恩深

重當俯伏號泣何事久持璽綬以待禍至耶賢知

閨必死不敢拒之乃跪授璽綬閨馳上太后朝廷

壯之莽篡位出爲東郡太守漢兵起閨獨完全東

郡三十餘萬户歸更始拜琅邪太守張步拒之閨

與步戰不勝乃詣步相見步怒曰君前何見攻之

甚乎閨按効曰太守奉朝命公擁兵相拒閨攻賊

與步戰不勝乃詣步相見步怒曰君前何見攻之

甚乎閨按効曰太守奉朝命公擁兵相拒閨攻賊

耳何謂甚耶步嘿然良久離席桓帝時爲山陽太守沒入

跪謝待以上賓之禮

程超

桓帝時爲山

陽太守

沒入

中常侍侯覽財物時黃浮爲東海相誅殺下邳令徐宣並坐髡鉗輸作左校太尉陳蕃上疏言超浮

秦公不撓疾惡如讐覽之縱橫沒財已幸宣犯釁過死有餘辜而左右群豎惡傷黨類要相交搆致

此刑譴桓帝得奏

王堂

字敬伯廣漢郪人初舉光

祿茂才遷穀城令治有名

迹永初中西羌寇巴郡爲民患三府舉堂治勦拜

巴郡太守堂馳兵赴賊斬虜千餘級巴肅清靜吏

民生爲立祠遷右扶風安帝西巡阿母王聖中常

侍江京等並請屬於堂堂不爲用掾史固諫之堂

曰吾蒙國恩豈可爲權寵阿意以死守之即日遣

家屬歸閉閭上病果有誣奏堂者會帝崩京等悉

誅堂以守正見繩永建二年徵入爲將作大匠四年坐公事左轉議郎復拜魯相政存簡易至數年

無辭訟遷汝南太守搜才禮士不苟自專郡內

治坐事免官年八十六卒遺令薄歛瓦棺以葬

張宗字諸君南陽魯陽人也王莽時爲縣陽泉鄉佐會莽敗義兵起宗乃率陽泉民三四百人